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英汉植物隐喻的跨文化 理解研究

On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of
Metaphorical Mapping in Flora

陈映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英汉植物隐喻的跨文化 理解研究

On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of
Metaphorical Mapping in Flora

陈映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汉植物隐喻的跨文化理解研究 / 陈映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 - 7 - 5161 - 6072 - 5

I. ①英… II. ①陈… III. ①植物 - 隐喻 - 对比研究 - 英语、汉语
IV. ①H315②H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9493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特约编辑 李晓丽
责任校对 王 斐
责任印制 何 艳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
插 页 2
字 数 258 千字
定 价 53.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2014年的元旦是在阅读陈映戎的《英汉植物隐喻的跨文化理解研究》书稿中度过的。映戎于年前发来该书的书稿请我为之作序。写序并非初次，但为自己学生的专著作序尚属首次，故而欣然应允。《英汉植物隐喻的跨文化理解研究》是在映戎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阅读书稿，往事复如昨日，一一浮现。

映戎来对外汉语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之前，已在华东师范大学度过了七个年头，之前的本科和硕士是在外语学院学习英语语言文学。博士阶段，她的主攻方向是第二语言习得。映戎谦虚好学。除了博士课程，考虑到她的跨专业学习，我建议她再听一些对外汉语专业的基础课程，例如本科的“对外汉语教学法”。其实我在提出这一建议的时候略带犹豫，不知道她作为博士生是否愿意进本科生的课堂。没成想映戎欣然答应，而且每次上课她都认真做笔记。最后，一节课都没缺席地听完了整整一个学期的课。映戎善于思考。我在课堂上举的一些实例，她常常在课后与我讨论，有的还进行了进一步的演绎，成就为论文。

博士课程中关于认知模式的内容引起了映戎极大的兴趣。于是在讨论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这自然成了一个重要的关注点。同时，我建议映戎充分利用自己良好的英语语言专业背景以及硕士阶段师从王世静先生所进行的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映戎积极地采纳了我的意见，经过大量的文献阅读发现，在认知隐喻研究领域，做动物隐喻研究的论文已有不少，而做植物隐喻研究的，主要集中在对隐喻自身特点的分析以及对植物文化意义的探讨上，由二语习得角度切入的认知研究是当前大多数植物隐喻研究所未及注意的一个方面。于是，经过充分酝酿和反复讨论，进行英汉植物隐喻的跨文化理解研究这一博士论文题目就定下来了。

接下来的博士论文写作，映戎始终以一种认真的态度和只争朝夕的精

神来对待。无论是大量的英汉植物隐喻语料的收集、整理和分类工作，还是二语植物隐喻理解调查的展开，她都踏实而有序地安排计划，有条不紊地着手实施。在写作中，她总是主动跟导师联系，积极沟通，虚心求教。博士二年级仲春的一天，映戎笑吟吟前来告假，说要回杭州完婚。我原以为她总得度蜜月，过了五一假期才回学校。没想到不几日，她就匆匆赶回来又一头扎进论文里。接下来酷热难耐的暑假，她也是在学校里度过的。那时候宿舍里没有空调，实在热得受不了，就去冲个凉再接着写。“业精于勤”，辛勤的耕耘终于结出丰硕的果实。

毕业后，映戎离开学习了十年的华东师范大学到浙江工商大学工作。虽然不能像以前那样朝夕相处，但我们师生仍保持联络。时时，会有映戎的消息从杭州传来——申报的项目通过评审立项了，申报的成果后期资助获批了。映戎没有停下前进的步伐，她继续修订、打磨和完善博士论文，于是成就了我现在手头的这一部书稿。

《英汉植物隐喻的跨文化理解研究》在概念隐喻理论和语言认知理论的指导下，对二语植物隐喻的理解认知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首先，作者根据概念隐喻的映射关系对英汉植物隐喻进行了分类对比，对各类范畴中两种语言的差异进行了文化剖析。英汉语植物隐喻虽有其共同性，但相异大于相同。不同之处除了体现在两者的总体数量上，还反映在映射关系、语义对应以及构词等方面。其次，在语料分类对比的基础上，选取英汉隐喻异同点设计问卷，对英语学习者与汉语学习者进行了目的语植物隐喻的理解调查。调查结果揭示了二语学习者在理解目的语植物隐喻时所采用的认知加工方式，找出了他们在信息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理解误区，以及母语文化、语境、联想和推理方式、视觉信息的不当刺激等是影响隐喻理解的各种因素。再次，根据植物隐喻的特点以及调查结果建构文化因素贯穿始终、认知手段逐层分工递进的英汉植物隐喻的跨文化理解模式。这一模式是在认知手段推动下的隐喻信息加工模式。它对概念隐喻和语言性隐喻联系的阐释，有助于二语学习者在思维中形成目的语概念，帮助学习者循序渐进、多角度地把握目的语植物隐喻的意义，并在母语与目的语的对比中明确两者在思维和语言形式上的差异。这种将语言、文化及认知与思维相结合的跨文化理解模式，可以在目的语习得的同时促进目的文化的认知以及目的语思维的培养，从而使语言习得和文化认知同步进行。

文章从二语习得的角度入手，对目的语植物隐喻的理解认知展开研

究，对于植物隐喻研究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维度，为植物隐喻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此为本文重要贡献之一。其二，对植物隐喻展开跨文化理解。通过植物隐喻的理解调查，发现和总结出影响植物隐喻理解环节的种种因素并为获知学习者为目的语言外之意的认知过程提供了有益的线索。其三，根据隐喻理解的认知心理机制建立英汉植物隐喻跨文化理解的模式，是将文化认知因素融入语言认知过程的一种有益尝试。这一尝试颇具挑战性，且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与此同时，英汉植物隐喻对比也丰富和充实了英汉对比研究。

映戎还很年轻，事业才刚起步。相信专著的出版对于她是一股新的动力，激励她在学术的道路上不断有所作为，有所创新，并终将结出新的硕果。

是为序。

徐子亮

癸巳小寒于上海

前言

植物隐喻是隐喻中的一个类别，它的形成过程是将植物的某方面特征投射到目标域“人”或“事体”概念上，使人们得以通过感知植物的形态特点、熟悉其价值或体验其用途来认知和理解某一概念。植物隐喻的真实意义游离于字面意义之外，且蕴含着所属语言的思维特性和文化内涵，对本族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但对于二语学习者而言，会有一定的理解障碍。本书从二语习得的角度入手，研究调查英汉学习者为目的语植物隐喻的心理加工过程，分析学习者为目的语隐喻的认知误区，总结学习者的隐喻认知方式及影响理解的相关因素，并结合植物隐喻的文化含义及学习者的文化背景，构建英汉植物隐喻的跨文化理解模式，以期从文化和思维的双重角度深化学习者为目的语植物隐喻的理解和学习。

全书共七章，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绪论概述了英汉植物隐喻跨文化理解研究的背景，分析了植物隐喻研究的现状，指出了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认为当下植物隐喻研究多集中于对隐喻文化意义的阐释和比较，或者侧重于隐喻自身的对比分析，而结合二语学习者的认知因素为目的语植物隐喻的理解过程展开的研究并不多见。因此，本书从二语习得的视角切入对英汉植物隐喻的跨文化认知进行分析研究，同时建构英汉植物隐喻的跨文化理解模式，对推动二语隐喻的教学和学习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章在阐释隐喻本质、工作机制以及隐喻理解本质的基础上，对植物隐喻的本质认识、工作机制和跨文化理解认知因素分别进行了分析。由于二语学习者为目的语隐喻的解读方式不同于本族语者，因此我们对母语与二语隐喻理解能力的发展做了比较，分析了二语学习者理解隐喻的一些认知特点，进而探讨了联想推理和跨文化体验对二语植物隐喻的认知影响作用。

第三章到第五章是本书的主体，三者之间是层层递进的关系。第三章对英汉植物隐喻进行了跨文化对比。我们将从词典中收集到的英汉植物隐喻语料按概念域的不同映射关系进行分类比较，对语言上的异同状况作了文化上的拓展分析，并从哲学、民俗和语言构词三个角度对英汉植物隐喻差异的形成进行总结论述。语料的比较结果为问卷的设计提供了依据。第四章详细阐述了英汉植物隐喻理解调查的设计和实施方案，分析和比较英汉语两项调查的结果，了解学习者习惯使用的认知手段，归纳影响隐喻理解的因素，并总结了英汉学习者在植物隐喻理解过程中出现的认知误区。本书于第五章融合学习者的认知及文化因素，建构了英汉植物隐喻跨文化理解模式。本书所建立的模式与交际传播学意义上的跨文化理解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本书的模式构筑在调查基础上，包含了二语学习者的文化背景因素和多种认知方式，是集语言、思维和文化于一体的层级性的认知心理模式，着眼于信息加工和思维方式。该章阐述了模式的定义、特点，并对各层结构进行了逐一介绍，最后从整体角度对模式的构建形态、凸显特点和价值意义进行了总结。

第六章是模式启发下的汉语隐喻教学举措。我们从国内外二语隐喻教学状况入手，比较和发掘了对外汉语隐喻教学的不足点，结合英汉植物隐喻理解调查结果以及隐喻跨文化理解模式的构建过程，我们认为理解和学习目的语植物隐喻，正是了解和学习目的语思维方式及文化的良好途径。因此，汉语植物隐喻教学要注重利用隐喻训练汉语思维、推动文化教学和汉文化的认知。此外，对外汉语教学还需重视外国学习者隐喻能力的培养。

结语部分回顾了本书的主要内容及研究成果，指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应该说，和所有新生事物一样，植物隐喻的跨文化理解研究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也有所不足，在语料的拓展方面，在理解模式的建立完善和运用方面，在隐喻的输出表达方面，还有许多课题可以深入展开。本书仅涉及其中的一小部分，更为全面深入的研究，有待今后与学界同仁共同努力。

陈映戎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1)
第二节 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	(5)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研究步骤	(7)
第四节 研究意义和研究特色	(10)
第二章 植物隐喻的工作机制及跨文化理解基础	(13)
第一节 植物隐喻的本质认识	(13)
一 隐喻本质认识的演变	(13)
二 植物隐喻的体验认知本质	(16)
第二节 植物隐喻的工作机制	(17)
一 基于体验的概念隐喻理论	(17)
二 植物隐喻概念域间的映射	(20)
第三节 植物隐喻的跨文化理解	(22)
一 隐喻理解的本质	(22)
二 母语与二语隐喻理解能力发展的比较	(26)
三 二语植物隐喻理解的跨文化认知要素	(28)
第三章 英汉植物隐喻的跨文化对比	(35)
第一节 英汉植物隐喻分类对比依据	(35)
第二节 植物域映射人域	(37)
一 从植物到人的类型	(37)
二 从植物到人的外表	(44)
三 从植物到人的品性	(47)
四 从植物到人的行动	(50)

五 从植物到精神心理状态	(55)
六 从植物到人名	(59)
第三节 植物域映射物域	(67)
一 从植物到抽象概念	(67)
二 从植物到事物形状	(71)
三 从植物到事物状态	(72)
四 从植物到其他概念	(74)
第四节 动词性和形容词性植物隐喻	(79)
第五节 英汉植物隐喻对比总结	(80)
第六节 英汉植物隐喻差别形成的影响因素	(82)
一 哲学渊源	(82)
二 民俗传统	(85)
三 英汉构词形式	(88)
第四章 英汉植物隐喻理解现状调查	(90)
第一节 英汉植物隐喻理解调查设计	(90)
一 调查对象	(90)
二 调查工具	(91)
三 调查步骤和统计方式	(93)
第二节 英汉植物隐喻理解调查结果	(94)
一 汉语问卷调查结果	(94)
二 英语问卷调查结果	(100)
第三节 英汉植物隐喻理解调查结果分析	(105)
一 汉语植物隐喻理解调查结果分析	(105)
二 英语植物隐喻理解调查结果分析	(111)
三 英汉植物隐喻理解调查结果比较	(118)
第五章 英汉植物隐喻的跨文化理解模式	(122)
第一节 跨文化理解模式的定义和特点	(122)
一 跨文化理解模式的定义	(122)
二 跨文化理解模式的特点	(123)
第二节 跨文化理解模式与概念隐喻	(125)
第三节 植物隐喻跨文化理解模式的具体构建	(127)

一 第一层次：目的语文化背景知识的提供	(127)
二 第二层次：已知图式和新信息的接触	(131)
三 第三层次：跨文化认知图式的形成和完善	(136)
四 第四层次：新理解模式的巩固与拓展	(143)
第四节 植物隐喻跨文化理解模式的整体构造特点和 价值意义	(145)
一 植物隐喻跨文化理解模式的整体形态	(145)
二 植物隐喻跨文化理解模式的特点总结	(147)
三 植物隐喻跨文化理解模式的价值意义	(148)
第六章 模式启发下的汉语隐喻教学举措	(150)
第一节 对外汉语的隐喻教学现状	(151)
一 国内外二语隐喻教学的进展与特点	(151)
二 对外汉语隐喻教学的实践与问题	(157)
第二节 隐喻教学中的汉语思维训练	(160)
一 汉语思维在隐喻中的体现	(160)
二 以隐喻训练汉语思维的方式	(161)
第三节 隐喻教学中的汉语文化认知	(163)
一 文化认知与隐喻教学	(163)
二 隐喻文化教学的方式	(165)
第四节 汉语隐喻能力的培养重视	(169)
第七章 结语	(171)
附录一 汉语植物隐喻	(175)
附录二 英语植物隐喻	(191)
附录三 汉语调查问卷	(201)
附录四 英语调查问卷	(205)
附录五 访谈记录	(209)
参考文献	(234)
后记	(244)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植物是大自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为万物带来清新的空气，提供各式各样的食材，而且为自然环境增添无限的生机、活力和乐趣。植物与我们人类的衣食住行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今耕种栽培技术的发展正是因为植物具有不可取代的使用价值和审美价值。在广阔的植物世界中，水果供人品尝，蔬菜可烹饪成美味佳肴，树木为多种制造业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原材料。而从神农尝百草，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再到现今中医的发展，具有珍贵药用和养生价值的中草药备受人们的推崇。那些种植于大街小巷、堂前屋后的植株，或置于室内的盆景，则兼具实用性和观赏价值。许多植物还因其独特的文化象征意义在民间风俗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甚至在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中被赋予了灵性和人性。中国历代文人骚客更是将植物景观与生活情感联系起来，而在诗篇中留下“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名言佳句，流传至今。植物之于人类生活，可谓无处不在，无可替代。

正是在植物的环绕中，在对植物参与构成的日常生活的体验中，我们逐渐了解和熟悉了它们的生长习性、形态特点以及各种价值，从而赋予许多植物以特定的文化象征意义，或者将有植物参与的人类活动与其他行为相比拟，从而在语境关照下产生独特的文化意味。这些文化体验经过思维加工上升到语言层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植物隐喻。例如“葫芦”是中华民族最原始的吉祥物之一。从外形上看，葫芦由两个球体组成，因而有“和谐美满，夫妻互敬互爱”的含义。每个成熟的葫芦里有众多葫芦籽，这又使人们容易联想到“子孙万代，繁茂吉祥”。汉语中“葫芦”与“福禄”谐音，因而在中国文化中葫芦常被人们用来驱灾辟邪，祈求幸福。除

了葫芦的外形等特征因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和追求相契合而产生多重文化象征意义之外,葫芦在人们生活中的用处也激发了一些富有文化内涵的隐喻性语言的形成。在古代中国,人们用葫芦作为器皿盛装液体药物,因而汉语用“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来表示不知道对方要干什么;葫芦曾作为生活中舀水的器具,因此,“看到葫芦想起了瓢”表示通过一个人或者一样事物想起了相似或者相关的人或事。植物隐喻的形成正是基于我们对植物的某些特性的了解,对某种抽象事物的认识,以及对两者之间相似之处的感知。我们的思维试图通过具体的植物形象特征(源域)到达抽象概念的终点(目标域),我们的语言则试图用植物的某一特征来说明一种人、物以及一种难以解释的行为或现象。当源域“植物”向目标域“人”映射时,我们可以衍生出诸多以植物描述人物的隐喻性表达。在汉语中,有的人被称为“闷葫芦”(不爱说话,闷声不响的人),有的人被称为“空心萝卜”(外强中干,徒有其表而实际上没什么真本事的人)。在英语中,vegetable 喻指躺着不能动的“植物人”,couch potatoes(沙发上的土豆)则常被用来嘲弄某些人的懒散。从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植物拟人体现了英汉民族的一种共性思维。而思维属于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无论是从体验性的角度,还是从思维与语言的关系层面出发,文化在植物隐喻的形成中不可否认地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正因为文化对植物隐喻形成和使用的重要性,相关研究文献一般不会脱离隐喻文化意义的探讨。当前,国内有关植物隐喻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以呈现植物文化意义为主,从语言学或植物学的角度入手,探讨植物词汇的文化意义,或者某种植物的文化价值,其中包含和体现了植物的隐喻意义;另一类则是在概念隐喻理论的框架下单纯地研究植物隐喻,但这类研究数量并不丰富。

以探讨植物文化意义为主的研究,又可细分为几个不同的角度。

一方面,此类研究结合文化背景,从词汇层面探讨单一语言(英语或汉语)植物词的文化意义,或者将两种语言词汇的文化意义进行对比,分析异同。如陈锵明(2002)阐释了迷迭香、芸香、无花果树、紫罗兰、接骨木树等西方文化特有的花木词汇的国俗语义。唐燕萍(2002)以植物隐喻相似性为基础,从认知角度对英语名词性植物隐喻、动词性植物隐喻和名词转化为动词的植物隐喻分别进行了意义分析。任淑宁(2006)

则从比拟性和借用性两类隐喻入手对汉语植物词汇隐喻展开了研究。杨元刚、张安德(2002),卞于靖(2005)从语义的重合、错位、空缺以及不同植物词的语义对应的角度入手,对比分析了英汉植物词的联想意义。但毕竟作语义对比的英汉植物词数量有限,且大多以各种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植物作为研究对象,不能完整地展现英汉植物隐喻整体所具有的规律性。廖光蓉(2002)从植物词的数量、文化意义类型及演变方式、词的结构形式和派生构词力四方面,结合范例,对英汉文化植物词进行了对比分析。全文重在举例和现象讨论,对比有余,而论述不足,较难反映植物词汇差异的文化成因。还有的学者根据社会心理及民间风俗,选取新颖的比较角度展示汉英民族植物文化的异同,诸如汉英民族所重视的不同花木;汉英文化中以花木喻人和以花木代言的区别;花木与性别或神灵关系上所体现的差异;居住和饮食民俗对形成英汉习语(包括植物习语)的相关影响等(赵新,1998;陈蕊娜,2003;殷莉、韩晓玲,2007;骆世平,2006)。

另一方面,研究考察某类或某种植物的文化意义和价值的学术成果也为数不少,在文化价值的探讨中包含着对植物文化喻义的阐述。如顾雪梁(1994)通过对欧美国家常用的馈赠花木的介绍,归纳说明了各种“花语”的寓意和象征。周武忠(2008)对中国花文化研究进行了综述。刘俊(2005)对汉英花卉植物词展开文化诠释。这一方面的研究更多的是作为民族植物学的一个分支考察和论述的。陈重明2004年出版的专著《民族植物与文化》对14种植物进行了民族文化性的考察,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植物崇拜与文化习俗做了探究。单篇论文也有对某种植物的栽培、用途以及文化意义进行阐释挖掘的,如汪小飞等(2008)根据石榴的传说、民俗、民歌和象征意义对石榴的植物文化价值进行了考察。徐增莱等(1998)结合莲的用途、传说和民俗探讨了莲的经济和文化价值,展现了莲的喻义和象征。还有的研究从民俗、宗教、文学作品等角度分别对荠菜、榕树、柳树的文化意义展开分析(许再富等,1996;杨泽民,1994;吴舟,1998)。对植物进行专题研究的书籍也不少,比如俞香顺(2005)的《中国荷花审美文化研究》,石志鸟(2009)的《中国杨柳审美文化研究》,李莉(2006)的《中国传统松柏文化》等等,分别介绍荷花、杨柳、松柏等植物文化,尽管针对某一种植物的研究专著在不断增加,但不同植物物种间的对比研究仍较缺乏。

此外,部分研究将植物隐喻的探讨结合在翻译、文学研究之中。如胡慧玲(2008)结合英汉两个民族的文化背景、审美差异以及植物隐喻的相似性,探讨了植物隐喻的英汉互译技巧。还有的植物隐喻研究立足于某些文学文本展开,如基于《圣经》《诗经·国风》《楚辞》反映的植物文化进行研究(何焯,2004;杨超,2010;常荣,2009;张秋丽,2008)。

第二类在概念隐喻理论框架下展开的植物隐喻研究目前数量不多。“概念隐喻”由莱考夫和约翰逊(Lakoff & Johnson)在1980年出版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中首次提出。概念隐喻理论认为人们的概念系统具有隐喻性,从深层制约着外在的语言表达行为。由于概念隐喻的存在,人们得以用一种事物来理解另一种事物。搜集到的材料显示,从概念隐喻出发展开的英汉植物隐喻研究数量很少。在仅有的几篇文献中,罗晓燕、葛俊丽(2010)从概念认知角度探讨了植物器官、植物生长以及人类对植物经营活动方面的隐喻在汉英情感叙事上的应用。田晓莉(2008)对《红楼梦》中的植物隐喻进行了归类,分析了植物源域向人类或其他目标域的投射过程,并探讨了这些汉语植物隐喻表达式的生活经验基础以及这些生活经验在作品中的具体体现,部分地总结了导致隐喻理解难度的文化因素。王璞(2007)在概念隐喻的指导下,对大量英汉植物隐喻语料的概念映射目标域进行了对比分析,并将英汉植物隐喻的差异归因于地理环境、思维方式、审美标准、文学传统、社会习俗和语言类型等几个方面的中西差别。这篇论文涉及植物种类最多,语料收集较为完整,但各个映射目标域中的英汉植物隐喻对比多限于语料举例,没有深入分析原因,尤其缺少对具体隐喻形成的文化心理的挖掘。

在国外文献中,很少有单纯从语言层面上针对植物隐喻的专题研究,涉及植物隐喻的文献多是与其他问题的分析联系在一起。比如研究发现文艺复兴后期罗马诗歌绘画中出现的植物蔬果隐喻往往和性相联系(Varriano, 2005)。耶尔德(Gjerde, 1999)通过渗透在美国移民和种族历史中的植物隐喻来研究美国移民问题。阿内塔·丽祖和索菲娅·丽佐布卢(2008)的专著《橄榄·月桂·棕榈树——奥林匹克运动象征植物》则是对与奥运相关的植物的特征、神话来源、用途以及文化象征意义进行了介绍,为部分植物隐喻的形成缘由提供了解释。而专门的植物隐喻研究仅有一篇论文,该文以词典中的英语蔬果隐喻为研究基础,发现英语蔬果隐喻多以委婉的方式描述人物外形而非人的性格品质。在少数描述人类性格的

隐喻中,水果比蔬菜更具积极的隐喻意义(Sommer, 1988)。

植物隐喻的现有研究或多或少地涉及了文化因素的讨论,但是有一点似乎被忽略了,即文化之间的差别必然使得不同语言中基于文化体验的植物隐喻也具有差异性,那么当学习一门新的语言,面对陌生的植物隐喻,我们又是怎样去理解和认知的呢?

正如前文所言,植物隐喻是我们在文化生活的体验中,在与植物接触和互动的基础上,经由思维加工形成的一种语言表达形式。在两种语言的植物隐喻比较中,我们会发现一些异同点。相似的文化经历和思维方式会带来相似的语言表达形式,而相异之处则与文化的差别有关。有的植物是某种文化中常见的甚至独有的,就像英语文化中被人们作为抒情对象的 daffodil (黄水仙)、daisy (雏菊) 和 primrose (报春花),以及汉语文化中的梅兰竹菊,它们在本民族中的文化喻义都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对于其他民族的人,同样面对这些植物隐喻,不要说心领神会,理解起来就并非易事。因为隐喻本身是两个不同概念之间的互动,需要摆脱字面意思来理解真正的意义,同时也是一种语用现象,需要一定的理解语境。没有长期地“浸泡”在某种文化中,缺少对这种文化的特别体验,不了解特定的文化概念,不具备相似的思维方式,那么在其他文化背景中成长的人很难正确理解这种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植物隐喻。这个问题在第二语言学习中尤为突出。学习者往往会根据自己对事物的母语文化体验和母语文化长期影响下形成的认知推理方式来理解第二语言,这样势必会对植物隐喻,乃至其他更多隐喻的跨文化理解形成障碍,带来学习上的问题。因此,研究二语学习者对植物隐喻的认知心理,克服他们对目的语植物隐喻的理解困难,提高二语隐喻习得的效率,对第二语言学习来说具有积极必要的意义。而从搜集到的资料显示,由二语习得角度切入的认知研究是当前大多数植物隐喻研究所忽略的一个方面。这就留给我们一个在植物隐喻这片土地中开垦挖掘的机会。本书将在英汉植物隐喻对比以及二语植物隐喻认知理解状况调查的基础上,寻找到解除认知障碍,促进目的语植物隐喻跨文化理解的有效方法和途径。

第二节 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

英汉植物隐喻的跨文化理解研究旨在通过英汉植物隐喻自身的对比以

及英汉语学习者对目的语植物隐喻的理解状况调查,了解二语学习者在理解植物隐喻时所采用的认知加工手段,找出他们在信息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理解误区,发现和总结出影响隐喻理解环节的种种因素。基于这些分析调查结果,我们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对植物隐喻跨文化理解有促进意义的认知模式,以期推动第二语言植物隐喻认知的进程,提高隐喻习得的效率。

因此,本书所涉及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两类:一类属于文本的研究对象,即针对英语和汉语植物隐喻本身作分类对比分析;另一类是英汉语学习者,通过对他们语言认知加工过程的调查了解他们对于目的语植物隐喻的理解状况。因而对于文本的研究和对作为学习主体的人的研究构成了英汉植物隐喻跨文化理解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对学习者的植物隐喻理解调查是建立在英汉植物隐喻对比的基础上,所以对文本的研究要先于对学习主体的研究。本书对于调查研究对象——英汉语学习者的具体情况主要在第四章进行阐述。而针对文本研究,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对本书所涉及的英汉植物隐喻的语言类型进行简要的解释说明。

处于思维层面的隐喻概念派生出了语言层面的隐喻性表达,而语言性隐喻表达主要包括语境关照下的隐喻和独立于语境而存在的隐喻,在这两大类型中,又包含有部分以死喻和转喻形式存在的植物隐喻。我们将对这几种形式逐一做个说明。

从整体角度来说,按照是否需要语境观照,隐喻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可分为话语形态的隐喻和词语形态的隐喻。

话语形态的隐喻指的是词语的隐喻意义只有在语境中存在,脱离语境,源域和目标域就没有了映射关系,该词的隐喻意义也就因此而丧失。比如:“芝麻绿豆”本义就指两种植物,但是若出现在“这么点芝麻绿豆大的事不需要向老师汇报”这个句子中,“芝麻绿豆”就具有表示事情极小的隐喻意义了。这一类植物隐喻有许多例子,如“一朵花”、“拣柿子”、“剥洋葱皮”、“瓜长在秧上”、“背靠大树好乘凉”,等等。

词语形态的隐喻是指源域和目标域的映射关系较为稳定,词语的隐喻意义已经固化于该词的语义范畴中,可以不依赖于语境而存在。比如:“花心萝卜”、“粗枝大叶”,不需要任何语境,我们就能理解“花心萝卜”指的是用情不专的人;“粗枝大叶”则比喻做事情马虎、不仔细。

在植物隐喻中,有部分隐喻随着时间的迁移,由于广泛使用而成为日